《新樣縛脚歌》內容概述

一、版本

「歌仔冊可依不同裝訂形式，分爲單冊與合刊本。單冊即爲一名稱一唱本之單本形式，如《台灣民主國歌》、《最新百樣花歌》與《梁士奇歌》之單冊形式，合刊本是因爲一些短篇無法獨自成篇，另外也因爲紙張估價之需要，故此將一些短篇合而成一本，然後在篇名上註明合歌，如《十勸君娘、改良守寡、正月種蔥合歌》、《最新十二更鼓、十盆牡丹合歌》與《青冥看花燈　附十步送合歌》之形式出現，而兩種或多種歌之間，彼此獨立成篇，內容並無關聯。」[1]

《縛脚歌》是合刊本，書名是《改良新樣長工、十二生相、天干、上大人、縛脚歌》廈門文德堂榮記書莊，宣統元年己酉（1909）孟春石印。

本書採用的版本是台灣黃塗活版所，書名《最新縛脚歌》，實爲合刊本，大正十四年（1925）一月八日出版。黃塗版大抵依廈門文德堂版，但改動其中一些字句，可謂是廈門版的台灣化。其語言屬廈門腔，與台北同安腔相近。《台灣風俗誌》[2]283~286 頁收有《勸解纏足歌》，與此二版相同，一、二字不同而已。附圖：

《改良新樣長工、十二生相、天干、上大人、縛脚歌》廈門文德堂《縛脚歌》

[1] 杜仲奇〈歌仔冊目錄整理方法之探討〉,《台灣風物》58 卷 4 期，2008,12，129 頁。

[2]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日治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眾文圖書公司 1994 年二版三刷。

台灣黃塗活版所《最新縛脚歌》（版權頁移錄自台大數位典藏）

新樣天干哥　上大人、十二生相合歌

辛字立十來鬪添　李白斗酒詩百篇　醉倒金鑾殿上困　問了番書平番君
壬字士上一頭欺　越王用計晉西施　西施晉去敗吳國　報了前冤爲奴婢
癸字中央一字添　王允用計獻貂蟬　害了呂布來受氣　殺死董卓命相連

新樣縛脚歌

天地創造人　男女脚相同　算是天生成　好走又好行　可惜戇父母
以爲縛脚好　愛子來縛脚　情理講一拋　着縛卽是娘　無縛不成樣
女姪未曉想　不可看世上　別人此號樣　出在爾爹娘　老母心肚殘
脚帛推緊緊　縛到弗弗彈　遍身流冷汗　女姪好脚骨　不縛强鬱鬱
害伊啼哮哮　暗靜去偷透　有人父母無　出有戇嬸婆　看人塊縛脚
脚帛色褲加　縛到又大個　親相角廣螺　縛脚不行遠　艱苦難出門
婦女講無差　縛只死人脚　行踏不自在　眞正自已害　上船着人牽
過船亦艱難　一生袂粗重　輸人眞多項　想眞大星慘　致到身軀覽

縛大鹽菜細　纏小又損身　有人知不是　風俗放未離　無縛驚呆看
親相大戲旦　愛卜好名聲　纏了不好行　縛脚叫苦痛　二個成肉棕
其實懶哥鬼　見人又畏强　縛到那羌牙　恰慘掛脚枷　曲龜若龍蝦
愈洗又愈爬　破皮又成空　卽着抹紅丹　五指做一員　方着糝明礬
大痛又無葯　只有鹹菜葉　眞正不自然　行踏眞遲延　遇着西北雨
卜走不進步　論至此號事　星慘實在有　痛去將半死　縛脚个情理
是誰來說起　流傳是旦已　旦已敗紂王　豈可學伊狂　伊是狐狸母
從伊呆規矩　請醫致意聽　實在太可京　爾着想伊定　不可害性命
的確着碗轉　記得長毛反　背日長毛來　袂走舉伊刨　看眞大癡歹
災禍對招來　父母看慈心　女子是千金　雙脚四正正　不可害伊痛
免京人叫娘　不縛出在咱　現時皇帝娘　無縛作模樣　縛脚不是多
無縛滿四處　咱着知好呆　不好看緊改　水面个船波　搖櫓又廷高

新樣縛脚哥　上大人、十二生相合歌

無縛遍遍是　卽有合道理　古時無縛脚　婦女中狀元
出身做官員　有个能出征　掛帥有領兵　是對有廟天
道理亦憾化　風俗着看破　縛脚今着息　乍親原在有
姻緣天所注　不在縛也無　實在是眞好　出在閒人唱　人人都荷老
有縛心那呆　人人叫無采　生做若方格　無縛心那好　人才亦是巧
無脚也窈嬌　心地好要緊　縛了亦無體　苦心戒縛脚　此話無精差
求爾聽我嘴　無縛人富貴　甘願聽我讀　的確不可縛　無縛脚原成
允當是好行　未久若願解　後來好行走　縛久若肯流　免得脚歸求
身體是聖殿　不可縛帛練　脚骨願伊好　正是孝父母　孝子天庇祐
賞賜長歲壽　慈心之父母　教子有處取　無脚也是兒　免得子哭啼
軟弱男子漢　情理着順從　將來要娶親　要緊着認眞　新娘取女德
細脚無利益　大脚粗幼樣　緊急好走崇　媳婦取等對　通家是富貴

二、本書特色

《縛脚歌》屬早期歌仔冊，五字句，大多二句一韻，四句一韻只有五葩：

着縛即是娘，無縛不成樣，女姪未曉想，不可看世上。
縛到那羌牙，恰慘掛脚枷，曲龜若龍蝦，愈洗又愈爬。
痛去將半死，縛脚个情理，是誰來說起，流傳是旦已。
請爾致意聽，實在太可京，爾着想伊定，不可害性命。
不在縛也無，實在是真好，無縛心那好，人人都荷老。

甚至不押韻，如本書倒數第三葩：

破皮又成空，即着抹紅丹。　空(khang)丹(tan)不押韻。
無脚也是兒，免得子哭啼，軟弱男子漢，情理着順從。

下葩前二句押韻，第三、四句沒有押韻。「軟弱男子漢，情理着順從。」文德堂、黃塗版原文皆如此。其語言屬廈門腔（以同安腔爲主，混雜泉、漳腔）。

三、《最新縛脚歌》的時代意義

《最新縛脚歌》的內容是鼓吹新思想，破除女性「縛脚」的陋習。「縛脚」的陋習來自中國再傳至台灣,《最新縛脚歌》的編著、出版年代約在二十世紀初年（1909~1925），雖有廈門版、台灣版的差異，其時代意義是一致的。

台語「縛脚」，傳統叫做「纏足」，這種不人道的風氣，從中國五代[3]以來一真流傳到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也從中國跟著移民流行到台灣。台灣的「縛脚」風氣是怎樣的呢？黃文車《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根據明治 38 年(1905)日本殖民政府所做的調查，台灣女子纏足比例約爲 66.6%，可見台灣傳統『小足爲美』的觀念仍深植民心。」[4]在台灣人編的《鄭國姓開台灣歌》（全二本　新竹竹林書局 1945 年初版、1960 年 10 月 15 日五版），有關縛脚的敘述，如：

祖先專是國內人，五十年前流頭鬃。查某縛脚袂粗重，穿插全部無相同。
想着早時兮穿插，許拵查某縛小脚。鞋底一粒木屐搭，出門行踏澳去沙。

[3] 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纏足〉:「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令窅娘以帛纏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形，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纏腳自五代以來方爲之。」

[4] 黃文車《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84 頁，文津出版社，2008 年。

有个勇敢縛真細，有人驚痛虎咬鷄。行路脚骨能廣話，着是大脚假小蹄。
查某縛脚古早例，縛着脚骨那姜牙。三寸金蓮真好禮，行路親像雲過月。
一欸小漢無認份，驚痛縛甲義義尊。暗時偷流即去困，大漢袂須杉坂船。
時代縛腳即大辦，查某穿衫勤欄杆。看着實在真希罕，出門袂行着人牽。

澳去沙(捎)：找不到依靠。　姜牙：薑芽。　好禮（體）：好體態。
義義尊（顫）：顫抖的樣子。　偷流：偷偷流腳，把腳帛放開。
袂須(輸)：不比……差。　杉坂船：平底船。　大辦（範）：體態合宜。
勤欄杆：勤音 khun5，纏繞。把腰部束緊，像用繩子圈住欄杆一樣。

「縛脚」是一種殘無人道的行爲，而施虐者卻是小女孩的父母，這自然是封建思想下父母淪爲施虐者而不自知，令人浩歎。「縛脚」的過程是這樣的：

纏足的方法分二期：女子四、五歲時，將第二指以下緊縛屈曲在蹠面，給她穿小鞋（閩語稱尖腳鞋）。至七、八歲時，擇日由母親親自加強緊縛，使舶狀骨脫臼，然後用長約 15 公分，幅約 10 公分的白布（閩語腳帛）如纏繃帶一般緊縛全足，上面再穿小鞋（閩語弓鞋）。最初每日解腳帛洗足一、二次，並散布明礬粉再纏縛；如此一次再一次加強緊縮，致使腳蹠腐爛，痛苦異常，終日悲哭。畸形足趾未癒前無法步行，因為變形結果不能做正常的步行，為了支持身體重量，不得不以足蹠尖端的小面與拇指蹠面平均運步。[5]

附圖

「以前本省福建籍的女孩，到五、六歲時，就要用稱爲『腳帛』的裹腳布把兩腳緊緊綁起來，一直到把四隻腳趾綁斷爲止，然後穿上一種特製的『尖頭鞋』『弓鞋』（民裝

[5]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台灣風俗誌》96 頁

鞋），認爲這樣才具備了美人的條件，美其名曰『三寸金蓮』，將來可以嫁一個好丈夫。這種古代美容術極爲殘酷，都是由母親強迫執行，當八隻腳趾被綁斷時，兩腳蹧得像大饅頭，先是發炎發高燒，接著就潰爛流膿流血，而且臭氣冲天，於是就用明礬粉來除臭。這時被纏足的女孩，只是每天躺在床上哭疼，連大小便都不能動，要經過一、兩年才能過去，不但嚴重影響少女的發育，甚至有成爲畸形而殘廢一生的。」[6]

「當日本殖民政府挾帶現代之風進入台灣後，雖對縛腳等風俗採取容忍政策，但也透過教育宣導藉以改正台灣人民這些惡習，最先接受這些觀念的是台灣社會的領導階層，他們率先提倡斷髮、放足，並配合日總督府的天足運動推展，組成「天足會」，宣傳會歌，藉以達成剷除縛腳陋習之效。」[7]

時代風氣在快速改變中，我們現在幾乎看不到纏足的人了。我從小時候幾乎天天看到老祖母（1895 年生）在拆、綁「腳帛」，那無限度長的白色「腳帛」令我印象深刻。老祖母走短程路是可以的，較遠的路就要坐三輪車。對閩南人比較富有的女孩子來講，「纏足」是宿命的，在那個時代中，似乎沒有人想要改變這種陋習；貧窮人家的女孩因爲要工作，就沒有纏足。客家婦人就不纏足，大概是與她們要工作有關，由歌仔冊的敘述可以證明。梁松林編《台灣義賊　新歌廖添丁》一集：

新竹野恰多人等，閣去着是紅毛田。客人專著這方面，查某耕作正認真。

《嘉義地理歌》廈門會文堂書局出版：

八點去到安平鎮，客人查某呆下身，在伊所出無要謹，看見赤脚恰巧神。

安平鎮是今桃園縣平鎮舊地名。可能是指客人沒有縛小腳，故下文有「赤腳」一詞。

---

[6] 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增訂台灣舊慣習俗信仰》110 頁，眾文圖書公司，1934 年出版，2000 年一版三刷。

[7] 黃文車《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84 頁，文津出版社，2008 年。